

传统与现代:民国时期嘉兴民众的娱乐活动

沈家悦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民国时期嘉兴民众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并且传统与现代的娱乐活动相融共生。考察传统的娱乐活动(如庙会活动、茶馆听书、戏台看戏)和现代的娱乐活动(如看话剧、看电影等),发现:一方面传统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依旧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前行;另一方面传统的娱乐活动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受上海都市文化的影响,现代的娱乐活动传入嘉兴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嘉兴民众的娱乐生活,但这种现代都市文化对嘉兴的影响并不深入,传统的娱乐活动仍然主导着嘉兴民众的日常娱乐生活。

【关键词】: 传统 现代 嘉兴民众 民国 娱乐活动

【中图分类号】:G127. 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1-0011-10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星罗棋布,苏、松、杭、嘉、湖地区的市镇经济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太湖流域的市场网络,这也使得处在江南核心区域的嘉兴,商品经济亦十分发达。到了民国时期,嘉兴地区虽然遭受了几次战乱,但是商品经济仍然较为发达。富庶的经济,使得民众对娱乐的需求日趋增大,嘉兴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近代以降,上海开埠,经济飞速发展,商业高度发达,在各种要素的驱动下,逐步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嘉兴作为邻近上海的城镇,也受到都市文化的辐射,都市现代化的娱乐方式传入到嘉兴地区,而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并且不断发展的传统娱乐在嘉兴仍十分活跃,这样在嘉兴地区便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娱乐方式相融共生的情况。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嘉兴地区主要的娱乐活动,探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娱乐的生命力和现代都市文化对嘉兴地区的影响。文中所指的嘉兴地区主要包括嘉兴市区以及下辖的嘉善、平湖、桐乡、海宁、海盐5县市。

一、传统庙会

“庙会”亦称“庙市”,早在唐代已经存在,是我国传统的市集形式之一。在寺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之为“庙会”^①。江南地区向来崇尚鬼神,嘉兴也不例外,故旧时寺庙众多,遍布城乡,自然而然围绕寺庙展开的庙会活动也十分频繁。嘉善县在1949年“全县有一百五十五处庙会,其中九十六处是迎神赛会,有五十九处是香客赴庙宇朝拜的香会,时间一般是一至三天,最长的五天,都是各地自行制定的,出会的形式不一,没有全县统一的庙会。”^②

桐乡县在民国时期主要的庙会也有20个,时间基本在农闲之时,清明前后的庙会比较多,活动一般持续1~3天。乌镇香市是桐乡最为盛大的庙会活动之一,活动长达10天,桐乡庙会情况见表1。

表1 民国时期桐乡县主要庙会活动^③

序号	庙会时期(农历)	庙会名称	活动时间
----	----------	------	------

作者简介:沈家悦(1993—),女,浙江嘉兴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史。

1	二月十三	炉头宝塘庙会(大庙庙会)	为期 1 天
2	清明后至谷雨前	乌镇烧香会(香市)	为期 10 天左右
3	清明后第三日	崇福芝村水会	为期四五天
4	清明节后第七日	崇福芦母桥旱会	为期三四天
5	清明节日起	梧桐迎神赛会	连续 3 天
6	清明节日	洲泉蚕花盛会	为期 1 天
7	清明节日	起洲泉马鸣庙会	连续 3 天
8	三月廿八日	濮院东岳会(珠宝会)	为期 1 天
9	清明节日	炉头关帝庙会	为期 1 天
10	三月十五日	乌镇瘟元帅会	为期 1 天
11	五月十四至十五日	石门元帅会	为期 2 天
12	五月	大麻东岳庙会(吴王庙会)	
13	五月廿四至廿六日	崇福五猖会	为期 3 天
14	五月廿十至廿一日	屠甸龙王庙会	为期 2 天
15	六月廿八日	福严寺庙会	前后 3 天
16	七月廿八日	屠甸东岳大帝庙会	为期 1 天
17	七月十五日	乌镇城隍庙会	1 至 2 天
18	十月廿一至廿三日	崇福城隍庙会	为期 3 天
19	十月廿五至廿七日	梧桐城隍庙会	为期 3 天或持续至月底
20	十月廿五至廿六日	屠甸观音庙会	为期 2 天

由嘉善、桐乡庙会活动情况,可见民国时期嘉兴地区庙会活动较多,并且其中不少庙会规模较大。如农历三月廿八到四月初十的嘉善魏塘镇七老爷庙会(又称护国随粮王庙会):“这一天,不分昼夜,整个镇上大街小巷,到处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入夜,更是火树银花,灯炬炫眼,沿大街两旁的店门前密密地排满凳椅,坐满了看会的人。”⁽¹⁾一些民众在回忆七老爷庙会的盛况时,还表示:“至今在心目中留剩着往日的痕迹,历历在目。”⁽²⁾此外,桐乡乌镇香市的规模不亚于嘉善七老爷庙会,在民国时期堪称一大盛会,有着浓重的迷信色彩,亦有其独特的地方色彩。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除了杭州昭庆寺的“西湖香市”,几无可与比者,在杭嘉湖地区可谓远近闻名。⁽³⁾在半个月的“香市”中,上街的四乡农民每天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熙熙攘攘,凡不间断。⁽⁴⁾嘉兴地区还有王江泾镇的刘王庙会、海宁盐官安国寺庙会、海宁皇岗镇“皇岗轧太平”等都具有盛大的规模,此处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嘉兴地区庙会活动之繁盛。

因为庙会活动与宗教相关,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迷信色彩,“但此种风俗仰赖于当地的富庶经济,是与区域经济休戚与共的区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或多或少地蒙上一层宗教迷信色彩,使自身更富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从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¹⁾明清以来,嘉兴地区蚕桑业十分发达,所以很多庙会活动都是以祭祀蚕桑行业神为核心来展开的,比如乌镇香市中民众从四乡汇集而来,先是到普静寺、土地庙(即乌将军庙)烧香,祈求“蚕花廿四分”(蚕茧丰收)。⁽⁵⁾也有一些庙会活动是祭祀地方上的保护神,比如,七老爷庙会中祭祀的护国随粮王(简称随粮王),姓金,年代无考,人称七老爷。据说七老爷过去对地方施过恩德,人民不会忘记,为其建立祠庙。⁽⁶⁾护国随粮王就成为了嘉善魏塘镇的保护神,民众希望通过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蚕茧丰收、万事如意、逢凶化吉。虽然庙会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迷信色彩,但也不能因此抹杀它对区域社会所发挥的重要的商业功能,对于沟通城乡、活跃市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桐乡城隍庙会的一段记载充分展现了庙会的商业性质:

会期,各地行商摊贩,流动艺人,纷纷来桐赶集。京广杂货、糖果玩具,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人群熙熙攘攘,摊商鳞次栉比。特多的是梨膏糖摊,边制边卖,将糖块装在精致小巧彩色小纸盒内出售,价廉味美,最受儿童喜爱,还有虾米豆腐花、肺心丝粉头、救命豆腐干等风味小吃,油氽面点、糖拌风菱等,大小买卖莫不利市百倍。庙会充满一片吆喝叫卖之声,喧闹异常。⁽⁷⁾

庙会吸引了大量商人、小贩来此赶集,商人提供种类繁多的商品以供当地百姓挑选,商品买卖频繁,商业十分繁荣。西塘圣堂庙会期间也是如此,当地的土农工商皆涉足集结于此,尤以从商者为众,靠此盈利营生者甚多,经纪人有句俗话:半月生意全年粮。⁽⁸⁾商人凭借庙会半个月的时间,可以赚到全年粮食开支的费用。这充分说明了庙会期间市场极其活跃,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庙会还是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相当于民间嘉年华,集吃、喝、玩、乐于一体,在完成了求神祈福的任务之后,接下来便是民众的狂欢,几乎人人参与其中,体验万花筒般的生活,为平日单调乏味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所以,庙会在传统时期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成为其日常休闲娱乐的主要形式。庙会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大多相似,主要是吃、逛、看演出。在乌镇香市期间,五六十亩的旷地上,布满了临时搭建的茶棚、小吃摊、糖果摊、耍货摊、杂货摊,摊摊相连;跑马戏、髦儿戏、傀儡戏、文明戏,鼓乐喧天;耍猴的、打拳的、变把戏的、拉“洋片”的,拉开了场子。锣鼓声、喇叭声、呼喊声、欢笑声,甚嚣尘上,汇成极大的噪音,声浪可达3里以外。⁽¹⁾桐乡的城隍庙会也有许多类似的娱乐活动:

在凤鸣寺广场上则有“髦儿戏”的演出,演员都是少女女郎,“髦儿戏”是女子越剧的前身,临时搭个简陋戏台,四周围以帐幔,售票进场,妇女们最喜观看。

跑马戏中顶缸弄髻、三上吊、走钢丝等杂技表现,以及“王抓臂”变戏法、“小热昏”滑稽说唱兜售百草梨膏糖、捏面人、纸制工艺玩具、七棱镜、西洋镜等技艺都曾吸引过许多观众。⁽²⁾

民众不仅可以在庙会品尝到平日里不常见到的美食,而且可以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挑选到自己心仪的物品,还可以观看到许多民间艺人的表演,如跑马戏、木偶戏、髦儿戏、变戏法、耍猴戏、“小热昏”“西洋镜”,等等。所有这些大部分在广场上演出,赶会的人争相观看,每演一个或几个节目,艺人即绕场募钱。⁽³⁾除了流动艺人的表演外,庙会期间大多都有以酬神为名的演出,由各商铺老板集资请流动戏班来此搭台唱戏,民众可免费观看,因此戏台周围往往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如,嘉兴南皋峰庙会“旧俗每年正月十三,南堰皋峰庙演戏酬神,市民倾城而出,观戏娱乐”。^{[2]1942}海宁“皇岗轧太平”“每年二月土谷神诞辰,必由各庄演戏酬神,而且戏班必须是‘昆腔’,名为‘文班’。”⁽⁴⁾

此外,嘉兴地区许多迎神赛会都是水陆并行。陆上的会一般由各村、各乡自己的民间文艺队伍表演歌唱、舞蹈、演戏等。以七老爷庙会为例,“庙会期间,沿街搭起社棚42个,整夜灯火通明。晚上11时,先放烟火,迎会队伍每到一个社棚就停下来唱戏唱曲,鼓乐齐鸣。”^{[3]36}水上的庆祝活动有“踏白船”“荡湖船”“摇哨船”“夷婆船”等,其中“踏白船”不仅是各个庙会主要的水上娱乐活动,也是嘉兴地区特有的。“踏白船,是一种由蚕桑生产引起的习俗,在养蚕时,桑叶至关重要,河道行船历来有让桑叶船先过的习俗,一旦缺桑叶,则不惜工本,从几十里甚至百里外买桑叶运回,就要摇船的速度越快越好。”⁽⁵⁾久而久之在嘉兴地区便形成了“踏白船”比赛,在河港里举行赛船竞渡。“‘香市’期间,河港更有竞渡者。船挑四橹,两舷排桨,宛若龙舟,名‘踏白’船,……水中快船穿梭,锣鼓齐鸣,岸上观者如蚁,人声鼎沸,可算得水陆齐欢,一大壮观。”⁽⁶⁾丁栅庙会“踏白船有四、五只,船形很小,无篷,船舷两侧各有木桨五支,共有十八划桨,划桨时人人用尽全力,木桨飞舞,水花四溅,人前俯,木桨入水船身剧烈颠动,俯仰之间,船身似箭,争先恐后,追逐愈演愈烈,引得两岸观众喝彩声不断。”⁽⁷⁾“踏白船”比赛异常激烈,通常会吸引岸边观众驻足围观、助威呐喊。

民国时期嘉兴庙会娱乐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大部分承袭于明清时期的传统庙会活动,当然,民国时期的庙会也增加了一些具有自身时代特色的娱乐,如以“西洋镜”为代表的娱乐最为吸人眼球。

“西洋镜”是当时刚从外地传入不久的一种娱乐玩意,又呼“拉洋片”、“看洋画”,人们感到新鲜有兴趣,观看者花一个铜板,坐着用一只眼睛,从镜头往里面张望(同时可供十多人观看),可以欣赏到几十张移动的立体图片,有战争、风景、戏剧等,内容丰富多彩。框架左右两人站高操作,推送换片。由一人利用脚踏装置敲打锣、鼓、钹三种乐器,发出“丁冬狂”的声音,边踏边唱,介绍图片内容,以招徕观众。人们当时叫不出这个玩意的名堂,就称它“丁冬狂”,后来干脆以此来作为桐乡庙会的代称,流传城

乡四方。^①

“西洋镜”，顾名思义，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一种娱乐装置，并且图片里面呈现的大多也是外国的风俗人情。“西洋镜”是民国时期才传入嘉兴地区的，这种现代的娱乐方式出现在传统的庙会当中，非但没有显得突兀，反而因其新鲜和神秘感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在城乡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了庙会中最为热门的一种娱乐形式。

综上可见，嘉兴民众在延续传统庙会活动的同时也很好地接受了现代娱乐形式，其中传统的娱乐形式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依旧成为庙会的主要活动，而现代娱乐形式的出现则赋予民国时期庙会新的内容，使得传统与现代的娱乐共存于民国嘉兴民众的生活当中，并且以传统娱乐为主导。不过，庙会这种民众的狂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支撑，只有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和平时期才能够频繁开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因兵连祸结，人民群众挣扎在水火之中，‘庙会’停止了活动。”^②“八年抗战，民不聊生，命尚难保，哪有‘狂欢’的雅兴，‘香市’不禁而止。抗战胜利以后，‘香市’又兴，但已远远不及从前。”^③开展的庙会活动规模都无法与民国初年相比拟，可见战争对民众日常娱乐生活的破坏之大。

二、茶馆消遣、戏台看戏

相比庙会在特定时节的盛大狂欢，去茶馆喝茶听书、去戏院看戏则是更为普遍的一种日常娱乐方式。民国年间嘉兴地区茶馆众多，遍布城乡。仅嘉兴城北一片在1949年前就有商店和茶店40余家。^{[2]469}嘉兴各市镇中也是茶馆林立，新塍镇有茶馆80家，王店镇有茶馆65家，新塍镇有茶馆40家。^④可见嘉兴地区饮茶之风颇盛，喝茶消遣已经成为嘉兴民众的日常习惯。时人对喝茶也有这样的评论：“我们嘉属一带的乡民，认喝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项目，而且也认为是名誉时髦的一椿事。如果你终年不到茶馆里去坐坐，一般人会批评你是吝啬，少见世面，或其他种种的不美说话。所以他们喝茶不是为需要而去，是为耀耀面子等的虚名而去的。乡间这样的情形更多，那些茶客，不论工作忙得怎样，清晨的一碗茶是必去喝的。更不论有钱无钱，或年老年轻。到了秋收结束的闲日，那是不消说了，茶馆酒肆，成为他们唯一的休闲场所。”^⑤嘉兴民众无论阶层高低、年龄大小都喜欢“泡茶馆”。

在茶馆中的消遣又有很多种，如海宁“三和馆”茶店，“到那里吃茶的人都是爱好养鸟的。每到午后，各自拎了一只至三只鸟笼，到那里吃茶聊天，共同赏玩。有时还约好日期，相互斗鸟。每年中秋节过后，这里还添了一种斗蟋蟀的玩意。旧时硖石镇上爱好养蟋蟀的人相当多；到时候都要拿去一决胜负，并且连续多天，甚至达半月之久。”^⑥在另一家“宜园”茶馆，前来喝茶的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们的娱乐方式则更为风雅，“到这里吃茶的人大多数是戏曲爱好者，尤其是最爱好昆曲，有时谈兴正浓，几个人就自动组合起来拍上一曲，如《西厢记》里的《拷红》《借厢》《长亭送别》等。”^⑦在茶馆中最为普遍的娱乐还是听书，“苏州评弹自乾隆年间流入嘉兴，演出于城乡、茶店、书场”，^{[2]1753}因其雅俗共赏的特点，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去茶馆书场听书是嘉兴民众日常娱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嘉兴许多茶馆兼营书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专业书场，因此，书场数量众多，20世纪30年代，嘉兴有公益、大华、景春园、珊凤、南园等书场；^{[2]1758}西塘镇，百步咫尺间就有“乐园”“第一楼”“集贤”“乐庐”4家场子（里仁港还有“韩厅”，总共有5家书场竞争）^②；海宁县书场最多时有40余家。^{[3]94}书场不仅遍布城乡，而且有些书场还颇具规模，“日前书场地位较宽敞者，首推坛弄珊凤，其次公益，最次为大陆、乐园”。^③嘉兴城区较为有名的书场便是上述这4家，能容纳200人以上。海盐县武原镇的东园书场有座席600多个，^{[3]94}规模不输上海的顶级书场。这些书场会请评弹艺人来献艺，经常出现日夜满座的情况，如果有响档和名家前来，更是一票难求、轰动禾城。“徐琴芳偕徒徐小琴，现在此间南园书场献艺，日夕满座，听众对伊等之书艺大为激赏。”^④“嘉兴建国路公益书场年终会书，有徐琴芳《四杰传》、沈守梅《四平山》、金希文《双梦缘》、金柏荪《济公传》，日夜满座。”^⑤可见，嘉兴是非常“出生意”的书码头。一些书场为了吸引听众，还不惜花重金邀请上海响档前来，嘉兴的民众更是趋之若鹜。如，“一九四三年夏荷生在西塘唱《描金凤》，盛况空前，座无虚席”^⑥。嘉兴听客很多，不仅“泡书场”之人不计其数，遍及士农工商，而且听客的鉴赏能力也普遍很高。“大陆书场之听客，泰半均具有老听客之资格。茶余酒后以及燕子窝中，吹毛求疵、评长品短，扳错头、捉漏洞，无不恰得好处。”^⑦“病余无事可做，常赴书场茶肆，作我临时养病所，晚热不睡，因口所听弹词，略话数语。”^⑧由此可见，评弹在嘉兴的受众相当广泛，在拥有广大听客群体的基础上，又孕育出一批鉴赏能力极强的老听客，民国

时期的嘉兴民众已去茶馆书场听书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娱乐选择。

除了茶馆消遣、书场听书以外,戏台看戏也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庙会活动中有酬神演戏的戏台,主要以京剧、昆曲、越剧的演出为主,可以免费观看各种戏曲演出。在平日,若想要一饱眼福,便要等各大水路班子来嘉兴演出,自行买票观看。民国初期,来嘉兴的水路班子进入兴旺时期,先后有徽班、武林班、的笃班和京班。其中武林班是杭剧的前身,的笃班是越剧的前身,京剧、越剧、杭剧等水路班子在民国时期频繁来往于嘉兴地区,其中有不少水路班子的演出技惊四座,影响颇大。“桐乡崇德的‘民众戏园’,这里以演出‘髦儿戏’(女子越剧前身)及‘元元班’(杭剧的前身,也叫武林班)为多。著名的花旦程美霞、小生筱莲英,曾在此轮换演出连台本戏。有的戏如《华丽缘》(孟丽君)多达数十集,使许多女观众欲罢不能。”^[6]程美霞、筱莲英均为杭剧著名演员,表演深受女观众的喜爱。外地来嘉善演出的也不少,如抗战胜利初,上海龙凤越剧团来演出过,曾引起了不小的骚动。^[10]可见越剧在嘉兴地区的影响力。抗战时期到解放前夕,越剧水路班子常在嘉兴一带演出的有三元舞台等十余个。”^{[2]1753}京班有兴隆舞台、双龙舞台、田记大舞台、厉家班等。对于京剧在嘉兴地区的流行,有著名京班国民大舞台和田记大舞台来禾演出的火爆场面为证:

场面较大,引起轰动的如一九三二年,在魏家牌楼空地上临时搭起可容四五百座位的大芦席棚,四周用自布网绳围住。最高票价花厅要六角银毫,演出单位是国民大舞台,该单位的坤角周文艳、筱兰芳(曾誉为色艺双全),颇有吸引力,卖座经久不衰,可谓极一时之盛。西门姓汪的富商曾以两百银元的代价请来唱一次堂会,传为趣谈。还有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在大礼堂(现在一中校址)演出,当时组织这次演出,似寓有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之意。演出单位是经改组后的田记大舞台。演员已非三十年代的人马,不少是新的,观众亦很多,差不多场场满座。^[1]

四五百座的场子,几乎场场满座,可见观众数量之多。经济富裕者,甚至不惜一掷千金请名伶到家中唱堂会,更反映出嘉兴的民众对京剧的追捧和喜爱。可以和京剧演出的火爆场面相匹敌的便是昆曲。“嘉兴人嗜昆曲,清中叶后此风尤盛。有异于海盐腔,别树一帜,号曰兴工。”^{[4]11}嘉兴民众对于昆曲的喜爱由来已久。抗日战争前,昆班仙霓社曾经受邀到西塘镇上演出。“这次仙霓社演出,出人意外,日夜满座。外地爱好昆曲者都来西塘,借宿在亲友处,为了久不聆此钧天法曲了。”^{[4]379}不仅西塘镇上的民众都前去观看,周边市镇的民众也蜂拥而至,一睹昆曲名伶之风采,可见昆曲在嘉兴民众心目中的魅力。杭剧、越剧、京剧、昆剧的演出在嘉兴引起热烈反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说明了这些剧种在嘉兴地区的流行。这些剧种的水路班子不定期到嘉兴各地来演出,民众闻讯去戏台看戏,这也构成了嘉兴民众日常娱乐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停止听书、看戏的娱乐。如民国《嘉兴日报》上曾说道:“听书的玩意儿,在这个时期,倒非常吃香。”^[2]这个时期指的是抗日战争期间。

书场听书、戏台看戏这些娱乐形式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在嘉兴地区出现,并且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民国时期它们依旧沿着传统的轨迹前行并不断发展。以评弹为例,民国时期评弹在嘉兴还是维持着传统的演出形式,这在《嘉兴新报》刊载的广告中可以看出:“公益特请光裕社评话大家蒋少琴君开讲《绿牡丹》《杨家将》,农历七月初三日起日三点,夜八点,诸公早临。喜兴书场特聘姑苏光裕社王绶璋先生弹唱《果报录》,风雨无阻,诸君早临。”^[3]一般一个书场只请一档艺人,每天说一场书或者日夜两场,每场都由一档独做,维持着江南传统城镇说书的习惯。这与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评弹在进入上海以后,很好地与上海都市娱乐文化相融合,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比如评弹演出空间的扩展,出现了游戏场书场和饭店、舞厅书场等新型书场,游戏场书场改变了以前评弹说书传统中的一个书场由一档艺人独做的情况,出现多档越做的形式,也就是在书场中由三四档艺人同场合演,轮番上场,又称作“花式书场”,这种越做的形式逐渐成为上海都市市场演出的基本形态。在演出内容上也有更新,不仅编演了《杨乃武》《张文祥刺马》等新书,而且大量反映都市社会生活的开篇被创作出来并且流行于沪上。^[4]这就与嘉兴书场的演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为何会出现两地演出迥然不同的情况呢?沈鸿鑫在《评弹的纵向继承和横向吸收》中谈到:“纵向继承与横向吸收都是评弹发展的驱动力,然而两者作用有所不同。纵向继承的侧重面在于积累稳妥因素,比如它使评弹具有说唱艺术最深层的素质结构和鲜明的美学特征。横向吸收则是一种活跃的因素,使评弹具有变异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缺一不可。”^[1]笔者非常认可沈鸿鑫这一观点。“民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评弹获得了横向吸收的驱动力——即都市化”,^{[5]219}上海本身就是现代都市娱乐文化的中心,横向吸收的多,所以评弹在上海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嘉兴纵向继承的更多,横向吸收的较少,虽然受到现代都市娱乐文化的影响,但影响不深,所以最终评弹还是以更加稳定的传统形式在各城镇运行。其他的戏曲如京剧、昆剧等也

大抵如此,在嘉兴地区依旧保持着传统的表演形式。

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娱乐也在不断发展,民国时期嘉兴地区出现了专业书场和戏馆。专业书场最早出现于清末民初,^{[2]1758}到民国时期数量大大增加;20世纪20年代以后,专业戏馆开始大量出现。“市境较早的戏院是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的平湖民众戏院、桐乡乌镇同乐戏院、嘉善民乐娱乐场和海宁的和平戏院。三四十年代建的有平湖新民戏院、海盐公园大礼堂,嘉兴银星、兴亚戏馆和崇德民乐舞台。”^{[2]1758}

除了出现正式的演出场所,戏曲和曲艺在表演内容上也出现了反映民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色的新作品,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在民国初年编写出来并搬上各大舞台的,评弹、越剧等都竞相上演这部新作品,“它既揭露了官府的黑暗,又联系了近代上海都市中的现实,杨乃武的原型即当时《申报》的编辑”。^{[5]354}可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编演是受到上海都市文化的影响。此剧一经上演便很快风靡江浙沪,严雪亭曾在嘉善“乐庐”书场演唱,自始至终场场爆满,日听客逾千人之众,创书场业务史最高纪录。⁽²⁾《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嘉兴地区演出大获成功,说明嘉兴民众欣然接受了这部带有都市现代文化色彩的新作品。但在嘉兴地区就很少有唱都市开篇的,表演形式也没有发生改变,可见现代都市文化带给嘉兴的影响并不深入,总体上茶馆消遣、戏院看戏这种娱乐方式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本色,在民国时期嘉兴民众的娱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现代的娱乐

民国时期,上海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公共文化和娱乐的需求明显增强,出现了许多现代化的娱乐,如跳舞、跑马、看电影等。而嘉兴作为上海的近邻,也受到上海现代化娱乐活动的辐射,民众的娱乐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变。

首先,话剧开始传入到嘉兴地区。话剧是一种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形式,也叫做“文明戏”。上文中提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嘉兴出现了一批专业戏馆,戏馆中不仅演唱传统戏剧,还上演新式话剧。“当时戏院以演‘文明戏’(通俗话剧)为主。戏班以演出‘连台本戏’使用机关布景来招徕观众。在演出《蔡状元起造洛阳桥》一剧时,已出现了电光布景(以蓄电池为电源),新奇的舞台装置,曾经轰动崇德县城。”⁽³⁾现代的布景和舞台装置是话剧区别于传统戏剧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点最吸引观众,使得话剧在城镇中流行起来。许多戏院都是以上演“文明戏”为主,“如苏州张幻儿的方言剧团曾来演过《黄慧如与陆根荣》;李彩凤(镇人称为“长子花旦”)曾来演过《空谷当》。”⁽⁴⁾还有一些县镇相继成立了自己的文明戏班、戏团。“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西塘镇成立了新文明话剧团,一九三零年丁栅成立了文明戏班,一九四七年汾玉成立时进业余话剧团等。”⁽¹⁾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话剧还承担起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任务,“桐乡县还曾自编自导了抗战题材话剧——《壮志未酬》,剧中选用了《夜半歌声》《黄洞之恋》《热血》《安息吧!我的勇士》等乐曲。乌镇童惠华、吴文祺、毕洪年、朱运华、王琴雯、赵俊、陈青心、张志明、毕惠芳等10多名青年代表桐乡县上台演出了话剧《隔膜》。当晚演出从八点开始,长达3个多小时,整个晚会欢声笑语,掌声阵阵,充满了抗日的决心,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强的抗日意志。影响甚大。”⁽²⁾抗战时期桐乡还短暂地成立过一个“桐乡县杨园话剧团”,由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和乌镇当地青年共同建立,在敌后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³⁾该话剧团成立之后便开始排演《名优之死》,“《名优之死》连演三夜,场场客满,当时在没有音响设备的情况下,也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⁴⁾通过这些话剧演出,激起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同时也为嘉兴民众在战时娱乐匮乏的年代提供了一种娱乐选择。

其次,电影作为典型现代化的娱乐,在传入上海之后便风靡一时,成为沪上最为时髦的娱乐方式之一,看电影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近邻,电影很快就传入到嘉兴地区。清宣统三年(1911)嘉兴寄园剧场首次放映“西洋”影戏,之后电影在嘉兴不断发展,开始出现固定的电影放映场所,1928年嘉兴城内有4处电影放映场所,武侠片风行一时,鸣阳门国货陈列馆电影场上映多集《火烧红莲寺》等影片,获利甚多。商家见市场火爆、有利可图,便在1932年1月建立起嘉兴第一家专业影院——银星大戏院,首映《铁血青年》。^{[2]1759-1760}《嘉兴民报》中记载了银星大戏院内部的高端配置:“本城张家弄钟家桥直街之银星大戏院现已建筑竣工,内部布置亦告就绪,该院本系模仿各大埠之新式戏院建造,故建筑装置达贰万金,因此一切布置极为精美,座位宽敞,不受挤轧,视线正确,一无遮隔,开映时不但光线充足,且用二机换映,换本不停休,并装有发音机,能开映中外有声影

片……”^{〔5〕}从内部装潢到放映设备和影片都是当时最新式的,可见银星大戏院是当时最先进的影院之一,不亚于上海的新式电影院。

随着电影放映场所的不断增加和改善,嘉兴城内看电影的人也多了起来。民国时期嘉兴创办的《爱克司光报》中有一篇《电影狂》的文章就提到这一场景,“似乎近来我们嘉兴人士,也驱入了电影狂。一到夜晚,银灯初上的时候,钗光鬓影,人影憧憧,影戏场里,足足拥挤了不少人,这不见得不是我们嘉兴的好现象。”^{〔6〕}民众已经逐步接受这种现代化的娱乐方式,电影已经成为嘉兴城中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

全面抗战爆发后,银星大戏院的影片供应断绝,曾一度停业。沦陷时期,银星大戏院恢复放映,但是所播放的大多是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影片,如李香兰主演的《万世流芳》,中日合拍的《春江遗恨》等。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前,银星大戏院曾放映了许多影片,其中不乏有较为进步的影片,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松花江上》《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影片的上映,都得到群众的喜爱,观后发人深思,有所启迪,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47年前后,还放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如美国好莱坞彩色影片《出水芙蓉》、英国彩色神话片《月宫宝盒》等,曾风靡一时。^{〔1〕}这些都说明民国时期电影这一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在嘉兴城区的流行,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依旧活跃在民众的生活中,都市文化的生活逐渐浸润着这座传统的小城。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这种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影响的范围主要在城区,广大的农村地区乃至县域都还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娱乐活动。“时代的巨轮已进入三十年代,然而古老的嘉善城却仍没有电影院、剧院之类供民众娱乐的场所,其他文化设施亦极少。”^{〔2〕}整个民国时期,嘉兴只有银星大戏院一家正规电影院,周围的县城都没有正规电影院,一些乡镇上的民众甚至不知电影为何物,可见电影所影响的人群是相当有限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电影和看电影无疑是其中的一部分。”^{〔6〕}电影在嘉兴的发展速度缓慢并且辐射范围小,也反映出嘉兴地区的现代性比较弱,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不深,所以,这种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在民国时期始终没能成为嘉兴民众普遍的日常娱乐。

四、结语

通过对民国时期嘉兴民众娱乐活动的考察,可见传统和现代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民国时期嘉兴民众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即便经历了战乱,受到一定的影响,娱乐活动还是较为活跃。一方面,传统的娱乐活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庙会活动、茶馆消遣、戏台看戏等娱乐活动还是沿着传统的轨迹向前发展,并没有因为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而衰落;另一方面,传统也会吸收现代的某些成分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嘉兴民众随着时代的变化选择并接受了一些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如庙会上对“西洋镜”的追捧、电影在城区的流行等。但在现代化进程的起步阶段,即便是国际大都会——上海的现代性尚处在不断的建构中,广大江南城镇的现代性则更弱。正因为如此,嘉兴地区民众日常娱乐生活领域中出现的变化也比较少,仍呈现出很强的传统性,以较为保守的姿态来应对现代化的进程,这也反映和说明现代化注定是一个漫长并且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 [2] 《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 嘉兴市志[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7.
- [3] 《嘉兴市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嘉兴市文化志[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0.
- [4] 顾国华. 文坛杂忆初编[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5] 申浩. 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6] 张英进.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04.

注释:

1(3) 杨之飞:《桐乡县庙会简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 8 辑,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13-215 页。

2 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志办公室编:《嘉善文史资料》第 10 辑, 1995 年 1 月, 第 140 页。

3 朱振林:《魏塘西门庙会纪实》, 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 8 辑,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00 页。

4(6) 江蔚云:《护国随粮王出巡盛况》, 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 8 辑,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03 页。

5(4) (5) 汪家荣:《民国时期的乌镇香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 9 辑,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20-221 页。

6 沈振声:《桐乡的城隍庙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 8 辑,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16-217 页。

7 周雪荣:《西塘圣堂庙会话旧》, 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 8 辑,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07 页。

8(6) 汪家荣:《民国时期的乌镇香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 9 辑,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21 页。

9 沈振声:《桐乡的城隍庙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 8 辑,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17 页。

10(5) (7) 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志办公室编:《嘉善文史资料》第 10 辑, 1995 年 1 月, 第 156 页, 151 页。

11 马君松:《皇岗话旧——海宁一个近乎消失的市镇》,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宁文史资料》第 51 辑, 第 7 页。

12 沈振声:《桐乡的城隍庙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 8 辑,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16-217 页。

13 杨之飞:《桐乡县庙会简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 8 辑,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13 页。

14 汪家荣:《民国时期的乌镇香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

第9辑, 1990年11月第1版, 第221页。

15 民国《嘉兴新志》上编, 1929年刊本, 第58-75页。

16 玉树:《漫谈“喝茶”》,《嘉兴新报》1940年11月30日。

17 邬克俊:《解放前硖石的茶馆与书场》,政协海宁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海宁文史资料》第32辑,第10页。

18 邬克俊:《解放前硖石的茶馆与书场》,政协海宁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海宁文史资料》第32辑,第11页。

19 周雪荣:《评弹在西塘》,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3月第1版,第27页。

20 《书场谈屑》,《嘉兴新报》1940年5月20日。

21 《徐小琴、薛惠萍轰动嘉兴书坛》,《苏州书坛》1949年3月28日。

22 《各地通讯》,《苏州书坛》1949年1月20日。

23 周之津:《谈谈解放前嘉善的文娱》,政协嘉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4月第1版,第133页。

24 王五台:《书场谈屑》(七),《嘉兴新报》1940年5月28日。

25 井心:《谈谈两处的〈描金凤〉》,《嘉兴新报》1939年8月9日。

26 松柏、芝阳:《民国时期崇德的戏院与书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11月第1版,第133页。

27 周之津:《谈谈解放前嘉善的文娱》,政协嘉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04月第1版,第135页。

28 周之津:《谈谈解放前嘉善的文娱》,政协嘉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4月第1版,第133页。

29 宋郎:《谈谈黄异庵》,民国《嘉兴日报》1944年5月9日。

30 《嘉兴新报》,1939年8月18日,第1-2版中缝。

31 申浩:《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第1版中已有详细的论述,故本文不一一赘述。

32 沈鸿鑫:《评弹的纵向继承和横向吸收》,《评弹艺术》,第15集,第67页。

33 周雪荣:《评弹在西塘》,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3月第1版,第27页。

34 松柏、芝阳：《民国时期崇德的戏院与书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11月第1版，第133页。

35 松柏、芝阳：《民国时期崇德的戏院与书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11月第1版，第133-134页。

36 周之津：《谈谈解放前嘉善的文娱》，政协嘉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04月第1版，第133页。

37 沈侃铮：乐忆英、庄松土记录整理《乌镇抗战时的两次文艺演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14辑，1995年07月第1版，第184页。

38 沈宜：《昙花一现的杨园话剧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11月第1版，第136页。

39 沈宜：《昙花一现的杨园话剧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11月第1版，第137页。

40 《银星大戏院明日开业》，《嘉兴民报》，1932年1月27日。

41 转引自马加泽：《嘉兴电影史话》，《嘉禾春秋》第4辑，嘉兴日报印刷厂2001年，第207页。

42 马加泽：《嘉兴电影史话》，《嘉禾春秋》第4辑，嘉兴日报印刷厂2001年，第208-212页。

43 周之津：《谈谈解放前嘉善的文娱》，政协嘉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4月第1版，第131页。